

者卷五不讀

思想門

——先秦諸子解讀

思想是一道門·

先秦諸子·

是中國思想的第一道門·

我們可以經由這道門·

登堂入室

◎ 黃堅 著



思想門

——先秦諸子解讀

◎ 黃堅 著



責任編輯 楊 帆

裝幀設計 鍾文君

書 名 思想門——先秦諸子解讀

著 者 黃 堅

出 版 三聯書店（香港）有限公司

香港鰂魚涌英皇道1065號1304室

JOINT PUBLISHING (HONG KONG) CO., LTD.

Rm.1304, 1065 King's Road, Quarry Bay, Hong Kong

香港發行 香港聯合書刊物流有限公司

香港新界大埔汀麗路36號3字樓

印 刷 深圳市美達印刷有限公司

深圳市福田區八卦嶺工業區543棟西5樓

版 次 2008年5月香港第一版第一次印刷

規 格 20開 (185×206mm) 292面

國際書號 ISBN 978 . 962 . 04 . 2748 . 0

© 2008 Joint Publishing (Hong Kong) Co., Ltd.

Published in Hong Kong

此得者無卷五千讀

准詹署下
書以粘
厲公學
標許之
記之

李學勤序

《思想門——先秦諸子解讀》是一本見解獨特、語句犀利、才氣縱橫的書，相信大家讀後會和我有同樣的感受。

這本書的標題《思想門》，在我心中激起了深深的憶念之情。

書的作者黃堅先生與我相識未久，他的叔父黃宣民先生則是我多年故交，長期一起從事思想史研究工作。熟悉我的朋友都曉得，1953年冬我由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轉到歷史研究所，其後一直到“文革”降臨，都是在著名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侯外廬先生身邊。侯外廬先生是中國思想史這一學科的奠基人，他在歷史研究所設立了中國思想史研究組，後稱中國思想史研究室。當時侯先生主編的《中國思想通史》（第四卷）、《中國思想史綱》等專著，就是在這個研究室完成的。

侯外廬先生十分重視吸收青年後進，研究室的人員逐漸增多。開始大都從其他單位調人，隨之有新畢業的大學生，後來均成為思想史學科的專家。黃宣民先生是1959年自中山大學來的，不久侯先生便發現他學習努力，思維明晰，並且文筆清通，於是按照侯先生自己特有的培養方法，在安排任務中陸續加大工作量，使他很快成長為研究骨幹之一。尤其是到撥亂反正以後，侯先生因“文革”時的不幸多年臥床，不少文章都由黃宣民先生提供協助。他接替侯先生任思想史研究室主任後，更是全力投入，成績顯著。

黃宣民先生於中國思想史上下通貫，最後特別關注於明代的泰州學派。1991年，他親往江西永新訪書，在顏學恕先生處獲見泰州學派顏鈞的遺集。經過他的聯

繫，這部孤本得由歷史研究所收藏。他對該書做了整理研究，撰寫出專門論文，同時加以校點，於1994年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，這是對泰州學派研究的重要貢獻。記得他當時對我講，計劃繼續研究該學派的另一代表人物羅汝芳，我也屢次慫恿。不過，那時他的身體已經不好，竟終於沒有達成宿願，這是我近些年來想起就惋惜歎息的。

所以，大家可以想象，當我知道黃堅先生也愛好思想史，而且寫出了這本《思想門》時，是多麼感覺高興。

黃堅先生告訴我，他以《思想門》作為書題，取義於羅丹的雕塑名作“思想者”，而“思想者”原為群雕“門”的組成部分。“這是思想與門最形象、也最有名的一次結合與分離。思想是一道門，先秦諸子是中國思想的第一道門。”我很贊同這段話的寓意，願有更多的人通過這道門而登堂入室。

2007年7月16日

上編 諸子群像

1. 走進《論語》，換個角度看孔子 / 2
2. 激情孟子：中國傳統文化的英雄還是禍端 / 24
3. 墨子的草鞋哪去了 / 44
4. 遙望莊子：一位平民思想家的生活剪影 / 66
5. 縱橫家蘇秦的謎樣人生 / 94

中編 重釋韓非

6. 韓非之死的隱義 / 124
7. 韓非，他被誰拋棄 / 140
8. 韓非專制的對象在官不在民 / 152
9. 那道斜視的目光，韓非民眾觀探析 / 174
10. 韓非，一個權謀主義者的信用觀 / 204

下編 談孔說儒

11. 孔子打劫了儒者，儒家打劫了中華傳統文化（上） / 218
12. 孔子打劫了儒者，儒家打劫了中華傳統文化（下） / 226
13. 徹底廢棄儒學是國學復興的必由之路 / 242

後記

諸子群像

走進《論語》¹

換個角度看孔子

一千個人眼裏，有一千個哈姆雷特。
一千個人心裏，也應有一千個孔子。

自從孔子被漢儒們簇擁着抬進皇宮，孔子形象的裝飾與塑造，就成了歷朝歷代統治戰略的一部分。兩千五百年你繼我往、與時俱進的不停塗抹，孔子全身早已著上一層又一層的脂粉、香油，塗到最後，孔子終於被妝成“萬世師表”的“至聖先師”和“大成至聖文宣王”。全盤聖化的結果，是孔子從一個現實生活中活生生的人，變升為言談舉止、心理、思想、實踐，無不合道，毫無瑕疵，只有光輝照人的超凡入聖者。

朱熹的《四書集注》之《論語集注》如此。

錢穆的《孔子傳》也如此。

看他們的書，看他們的敘述和注釋，孔子的話無一句無道理，孔子想做、所做的事情，無一件無理由。總之，孔子的言行是不會有問題的，都能解釋得通。強為之說，曲為之說，諱為之說，再不，就王顧左右而言它，反正，絕不能明說孔子的不是。就算實在難以圓說，最多也只是留下空白，讓你自己去猜想，去領悟。在他們的筆下，一生浪迹江湖，看慣風雲，飽經風霜的孔子，倒像是成了一個皮膚吹彈得破的嬰兒，只能呵護，不能觸碰；一個步履蹣跚的孩子，或老人，隨時有閃失，會摔倒，要不停地預防和攙扶。更像是一個高高在上的神明，只能仰視、瞻拜、敬畏、維護，不可有絲毫褻玩、乃至平常相待之心。

孔子就這麼嬌矜、脆弱麼？

孔子跟他曾相處無間的凡塵俗世，就非得要如此森嚴壁壘，方能顯示出偉大卓絕麼？

“打倒孔家店”、“批林批孔”的暴烈、喧囂，似已成過眼煙雲，但就在把孔子當成易碎、易傷的“瓷器兒神明”跟儉俗的“孔老二”之間，似乎有着一條天然的地下通道。聖化與醜化，不過一步之遙，其本質，就是孔子不再是一個人，而是成了現實需要的某種精神玩偶，和一件遮羞借力的實用工具。

這一玩偶和工具，說到底，都是私人性質的。

但孔子，卻以一種公共形象，戳在我們的現實生活中。

魯迅說，要論中國人，必須不被搽在表面的脂粉所詭騙，卻看看他的筋骨和脊梁。自信力的有無，狀元宰相的文章不足為據，要自己去看地底下。

要看孔子，官校文章和教科書，博學鴻儒的注釋和傳記，也是不足為據的，自己走進《論語》，也許能看得更清楚。

童心未泯、風趣搞怪的孔子

先從一個小故事說起。

孺悲欲見孔子，孔子辭以疾。將命者出戶，取瑟而歌，使之聞之。^❶

這是《論語》全書很少有的，讓人忍俊不禁的一章。大意是，一個名叫孺悲的人來找孔子，這人以前跟孔子學過東西，但那天孔子不知什麼原因，不想見他，就指使門人說，就說我病了，見不了他。門人走出門去，正準備傳話。嘿，孔老先生竟然在屋裏把瑟拿出來，一邊彈奏，一邊唱將起來！——故意讓屋外那傢伙聽到，我不但在家，而且什麼事都沒有，就是不想見你。

孔子是個內心充滿熱情的人，也是一個風趣，會出其不意搞搞怪的人。終生懷抱理想的孔子，一生到處碰壁，但孔子總能從失敗的陰影中掙脫出來，時不時讓自己，

1.《論語·陽貨》。

也讓身邊的朋友快樂一下。

有一次，孔子和弟子在路上碰到一個隔壁鄰居，那人對他大喊大叫，說，“孔子你可真了不起，你學了那麼多玩意，你究竟會什麼呀？”孔子一聽，歪過頭來，對弟子說，“是啊，我會點什麼呢？駕車呢，還是射箭？我還是駕車算了。”^❶那語氣、神態，立馬浮凸出一股周星馳、吳孟達式的俏皮和諧謔。

還有一次，孔子在路上——孔子總是在路上，他安安靜靜待在屋裏的時間不多——遇到一位故人，叫原壤。這是個不太講究的傢伙，看見孔子過來了，卻還蹲在地上等着。你知道孔子是多講究禮貌的，見原壤這麼沒有形象感，就衝他說教起來，“小時候就不好好待家人，長大了一事無成，年紀一大把了又不早點死，你整個就是一禍害！”這話聽上去，確實刻薄，甚至惡毒了點。然後，更為傳神的，是“以杖叩其脛”，孔子用手中的拐杖，輕輕敲打原壤的小腿，使他無法繼續蹲着，終止了那不雅的姿勢。

我把這看成是孔子對一位老友特別的致意方式，否則，孔子的形象就有點“雙重暴力傾向”了。但朱熹的官方教科書——《論語集注》卻是這樣注釋的：孔子既責之，而因以所曳之杖，微擊其脛，若使勿蹲踞然。——認為孔子就是在嚴肅地訓導原壤，不是開玩笑。^❷

孔子沒事的時候跟人唱歌玩，唱得興高采烈，他一定得讓人家再唱一遍，然後自己跟着唱。^❸

孔子並不喜歡那幫年紀輕輕的弟子成天對自己一副恭敬拘謹的樣，為此，他時不

1.《論語·子罕》：達巷黨人曰：“大哉孔子！博學而無所成名。”子聞之，謂門弟子曰：“吾何執？執御乎？執射乎？吾執御矣。”

2.《論語·憲問》：原壤夷俟。子曰：“幼而不遜弟，長而無述焉，老而不死，是為賊！”以杖叩其脛。

3.《論語·述而》：子與人歌而善，必使反之，而後和之。

時地來一句讓人“丈二金剛摸不着頭腦”的話，接着就一邊哈哈大笑，一邊解釋：開玩笑，開玩笑。比如，他對子游說過，割雞焉用牛刀，弄得子游很是迷惑。^❶又對顏淵說，如果你是老闆，我就給你打工。^❷他還說過，假如能發財，替人駕馬趕車也願意幹。隨即又補一句，如果發不了財，那還是幹回自己的老本行。^❸

孔子就是這麼個人，平時看上去挺莊重肅穆的，一瘋起來，比誰都更能嘻嘻哈哈。在所謂周遊列國，其實就是流亡途中，聽到有人把他形容成“喪家之狗”，老先生笑了，說，比得真像。^❹

現在不少地方，計劃着要建孔子文化廣場，要塑孔子雕像，有的已經塑好立起來了，基本都是莊嚴肅穆，一副溫良恭儉讓的模樣，讓人看了甚感雷同乏味。為什麼不可以塑一些快樂、風趣的孔子像呢？即使塑成像某些百貨商店裏的那些黑人模特，抑或誇張到極致，也不是不可以的。

言不由衷，言行不一，性格衝動的孔子

孔子很看重人內心的誠敬，也深知言語跟一個人內心的關聯，所以他說，“言

-
- 1.《論語·陽貨》：子之武城，聞弦歌之聲。夫子莞爾而笑，曰：“割雞焉用牛刀？”子游對曰：“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：‘君子學道則愛人，小人學道則易使也。’”子曰：“二三子！偃之言是也。前言戲之耳。”
 - 2.《史記·孔子世家》：孔子欣然而笑曰：“有是哉顏氏之子！使爾多財，吾為爾幸。”
 - 3.《論語·述而》：子曰：“富而可求也，雖執鞭之士，吾亦為之。如不可求，從吾所好。”
 - 4.《史記·孔子世家》：孔子適鄭，與弟子相失。孔子獨立郭東門。鄭人或謂子貢曰：“東門有人，其顙似堯，其項類皋陶，其肩類子產，然自要以下不及禹三寸，累累若喪家之狗。”子貢以實告孔子。孔子欣然笑曰：“形狀，末也。而謂似喪家之狗，然哉，然哉！”

思忠”^①，“言忠信”^②。意思是，心裏怎麼想，嘴上就應該怎麼說。但孔子其實是個心理不太穩定的人，情緒不好時，他也會言不由衷，甚至聽上去還有點陰陽怪氣。

有人問孔子，你怎麼不從政呢？孔子從佶屈聱牙的古《尚書》，拖出一句讓人似懂非懂的話，什麼在家對兄弟好點，也是從政，說，這就是從政，你說什麼是從政？！^③孔子是一門心思想從政的，但到處碰壁，受冷遇，這人哪壺不開提哪壺，孔子自然沒有好心氣，乾脆氣呼呼地胡說一通，把他給打發了。

有一回，冉求下班後，來看孔子——當時冉求在魯國當權者季氏家任職。孔子對冉求有些偏見，還曾公開號召，說冉求“非吾徒也，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”^④，其實，冉求並沒有對不起老師的地方——孔子問，怎麼這麼晚才來啊？冉求回答：有國家政事。孔子接話道，不是國家政事，是季氏家的私事吧？我現在雖然不參政議政了，但有國家大事，我能不知道嗎？^⑤這話怎麼聽，怎麼有股說不出的怪味兒。

這就是孔子身上的文人小毛病，情緒不好，心裏有話不明說，偶爾使個小性子。但跟這比，孔子的言行不一，更讓人印象深刻。

孔子有句名言，叫“不在其位，不謀其政”^⑥，即使在今天，使用率也頗高，但

1.《論語·季氏》：君子有九思：視思明，聽思聰，色思溫，貌思恭，言思忠，事思敬，疑思問，忿思難，見得思義。

2.《論語·衛靈公》：子張問行。子曰：“言忠信，行篤敬，雖蠻貊之邦行矣；言不忠信，行不篤敬，雖州里行乎哉？立，則見其參於前也；在輿，則見其倚於衡也。夫然後行。”子張書諸紳。

3.《論語·為政》：或謂孔子曰：“子奚不為政？”子曰：“《書》云：‘孝乎！惟孝，友於兄弟，施於有政。’是亦為政，奚其為為政？”

4.《論語·先進》：季氏富於周公，而求也為之聚斂而附益之。子曰：“非吾徒也。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。”

5.《論語·子路》：冉子退朝。子曰：“何晏也？”對曰：“有政。”子曰：“其事也。如有政，雖不吾以，吾其與聞之。”

6.《論語·泰伯》：子曰：“不在其位，不謀其政。”

實際上，“夫子至於是邦也，必聞其政”^❶。孔子一生，正兒八經的從政經歷，不足四年，但他所到之處，回回都以政治熱心人士的身份出現。魯哀公十四年，孔子已年逾七十，當他聽說齊國的陳恒殺了齊簡公，竟然特地沐浴一番，登朝，要魯國出兵討伐比魯國強大許多的齊國。^❷那時的孔子，已退休多年，早已不在其位。

《論語》開篇首章有一句，“人不知而不愠，不亦君子乎？”^❸這樣意思的話，孔子說過好幾次。孔子，要說世人都不知道他，肯定不是；要說世人真的明白他，好像也不是。處在知與不知之間的孔子，本來就不是個心境平和、情緒穩定的人。於是這種尷尬惱人的處境，難免有時讓夫子口出怨言，甚至產生近乎邪僻怪異的衝動。

有一回孔子向子貢感歎，“莫我知也乎！”子貢問，您怎麼這麼說？孔子回答：我不怨天，也不怪人，我辛辛苦苦靠自學，弄懂了高深的道理，知我者其天乎！^❹說是不怨天尤人，一股怨氣已撲鼻而來。

還有一次，還是子貢在身邊。孔子又感歎：唉，我真的什麼都不想說了。子貢應道，您要是不說，我們將來怎麼跟人說呢？孔子又像回答，又像是自言自語：天說了什麼嗎？春夏秋冬，百物生長，天說什麼了？^❺

尼采在極其孤獨中將自己比喻為太陽，孔子在世莫我知中，想到了天。躁鬱苦悶，讓中西兩位相距遙遠的哲人心境，在痛苦的人生軌道上，奇妙地接近了。

1. 《論語·學而》：子禽問於子貢曰：“夫子至於是邦也，必聞其政，求之與？抑與之與？”

2. 《論語·憲問》：陳成子弑簡公。孔子沐浴而朝，告於哀公曰：“陳恒弑其君，請討之。”

3. 《論語·學而》：子曰：“學而時習之，不亦說乎？有朋自遠方來，不亦樂乎？人不知而不愠，不亦君子乎？”

4. 《論語·憲問》：子曰：“莫我知也乎！”子貢曰：“何為其莫知子也？”子曰：“不怨天，不尤人。下學而上達。知我者其天乎！”

5. 《論語·陽貨》：子曰：“予欲無言。”子貢曰：“子如不言，則小子何述焉？”子曰：“天何言哉？四時行焉，百物生焉，天何言哉？”

有兩件很相似的事情，讓後人看到了這種寂寞、煩悶對孔子的影響，和孔子性格中隱藏着的衝動性一面。

先是魯國國內一個名叫公山弗擾的，原是魯國大夫季氏的家臣，因統治集團的內部矛盾，叫革命也好，叫謀反也罷，總之，“以費（地名）畔”，算是來了一場城市暴動。大旗一舉，公山“大王”也就有了人才的渴望，他想到了孔子，召。孔子呢，還真動了心，準備前去投靠。好在這場有點“恐怖”的鬧劇，被忠勇耿直的子路攔阻了。事後孔子說，哼，只要有人用我，我一定不讓他失望，我定能幫他搞得像周朝一樣。^❶多像夢話。

另一次，是晉國的某位大夫，也弄了塊“二龍山”的地皮，扯起了反旗，“佛肸以中牟畔”。當時孔子正在周遊列國的流亡途中，聽說佛肸想叫自己過去幫手，居然又動了心，結果還是被子路給攪黃了。這回老夫子很有些情緒，衝子路說，他是反賊怕什麼？不是有種堅固的東西，怎麼磨也磨不碎嗎？不是有種潔白，怎麼染也染不黑嗎？難道我就該像隻匏瓜，光掛着，不能吃？^❷

這已經不是夢話，而是昏話了，還夾雜着一股不管不顧的孩子氣。飢不擇食，慌不擇路，就這樣應驗在“中庸之道”和“君子固窮”的孔夫子身上。

-
- 1.《論語·陽貨》：公山弗擾以費畔，召，子欲往。子路不說，曰：“末之也矣，何必公山氏之之也。”子曰：“夫召我者，而豈徒哉？如有用我者，吾其為東周乎？”
 - 2.《論語·陽貨》：佛肸召，子欲往。子路曰：“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：‘親於其身為不善者，君子不入也。’佛肸以中牟畔。子之往也，如之何？”子曰：“然。有是言也。不曰堅乎，磨而不磷；不曰白乎，涅而不緇。吾豈匏瓜也哉？焉能繫而不食？”